

少年侦探系列第二季

他是俊美得令人嫉妒的美少年，亦是技术精湛的少年理发师！

他是神秘冷酷的复仇者，亦是孤独悲凉的受害者！

少年理发师

SHAO NIAN LI FA SHI

鬼马星◎著

中国本土推理小说女王再度出击 推出少年侦探系列
最具人情味的悬疑推理小说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两个13岁男孩不可思议的探案之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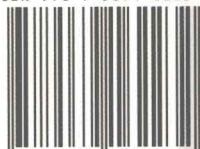
牛姓女孩、绿色连衣裙、小庭桥、少女落水，这是连环少女溺水事件的共同点。据警方调查，每个女孩溺水都有无可挑剔的原因……

少年侦探贝乐和历晓天在遇害少女同学叶韵的委托下，决定调查。但探案过程并不顺利。警方完美的结案呈辞……受害女孩家人的刻意回避……侦察过程中总有一个神秘人暗中阻扰以及不时发生的袭击危险……少年侦探们凭借过人的智慧，不顾凶险，实地侦察，抽丝剥茧……然而每当以为调查有所进展时，却发现其实距离真相越来越远……

终于，俊美的少年理发师出现了……不料少年理发师揭开了另一面真相，一面关于坚守爱情与背叛亲情之间唯一抉择的真相，一面让人不堪面对、令人心碎的真相……

上架建议：悬疑推理

ISBN 978-7-5391-6223-2



9 787539 162232 >

鬼马星新浪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024964841>
最新读者群邀请你加入
红默坊QQ2群：141659037

定价：18.00元

少年理发师

SHAO NIAN LI FA SHI

鬼马星◎著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 数据

少年理发师 / 鬼马星著 . —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, 2011.7

ISBN 978-7-5391-6223-2

I . ①少… II . ①鬼… III 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2036 号

少年理发师 鬼马星 / 著

策 划 张秋林
责任编辑 谈炜萍
特约编辑 武 昕
封面设计 董晓辉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出版人 张秋林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0001~10000 册
开 本 680mm × 920mm 1/16
印 张 11
字 数 8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6223-2
定 价 1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0—16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

目
录
CONTENTS

楔 子	5
1. 诡秘事件调查小组	11
2. 牛姓女孩	23
3. 裴家凶案	48
4. 大搜查	61
5. 搬家公司的信息	80
6. 少年理发师	98
7. 意 外	118
8. 又一个遇袭者	137
9. 真 相	157
10. 三个月后	173

楔 子

离开理发店的时候，她禁不住回头看了三次。那个人正悠闲地斜靠在柜台边，仰头看着电视。电视里正在播放广告，一个婀娜多姿的女明星风情万种地甩着飘逸的长发，宣扬着某种洗发水的神奇魔力，而他则痴痴地盯着电视屏幕，直到洗发水的广告结束，仍微微仰着头，保持着同一个姿势。

今天是她第一次来这间名为“眺望”的小理发店。报纸上的广告说，这里可以免费为女孩剪头发，于是她就来了。这倒不是因为她家境不好，贪图小便宜，而是她很好奇。因为广告上特别注明，接受免费服务的顾客必须姓牛，还得穿绿裙子。她正好姓牛，还恰好有一条非常漂亮的绿裙子。因为学校不允许女生穿短裙上学，她正愁没时间展示它，现在机会来了。因为有这两则特殊要求，她觉得整件事很有趣，听起来，就像在玩什么游戏。而且，她还从地图上发现，自己家离“眺望”的直线距离不过区区四公里而已。她想，她完全可以吃完晚饭后，悠闲地骑着自行车去逛一圈。

主意打定后，她便出发了。

理发店是一栋狭长的小楼，坐落在小庭桥旁边的一片瓦砾中。四周的房屋大部分都已被拆光。只有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根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手指。理发店门口没有挂牌，她在小庭桥上张望了很久，才确认那就是她要找的理发店。她看见了店后面挂着的一排毛巾。

她踩着碎石块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小心翼翼地向理发店走去。其实这时候她已经有些后悔了，她担心自己会因为一时的冲动，不仅没给自己带来任何乐趣，还会毁了一头乌发——在这样的破理发店里，会有像样的发型师吗？——这么想着，当她终于来到理发店门口的时候，她甚至想转身离开。可这时候，门开了，一个女人出现在她面前。

“理发吗？”那女人粗着喉咙问她。

她胆战心惊地望着女人的脸，心想：她是不是被烧伤过啊？为什么脸上全坑坑洼洼的？此刻，她更想逃走了，她想说她只是路过，可那女人却把门开大了。

“进来吧。”她道。说完，就不理她了。

她在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才举步踏进这家陌生的小店。

这可能是她有生以来到过的最奇怪的理发店。一进门，她就发现地板是玻璃做的，一个男孩在她的脚底下正仰望着她，之前的那个女人在门边低头向他招手，他便懒洋洋地走到屋子的角落里。她还听见咯吱咯吱的脚步声。她知道那是踩楼梯的声音，她没想到，在这间如火柴盒般狭小的小楼里还有楼梯。

没多久，一个男孩出现在她的面前。令她意外的是，他有一张天使般俊美的脸。他大约十六七岁，中等个子，穿着普普通通的白衬衫，蓝色牛仔裤。

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看了两秒钟，撂下一句“跟我来”，

便噔噔上楼了。

她愣了一下才急忙跟上去。

她摸索着找到了屋子角落里的木楼梯，这可能也是她见过的最小的楼梯。每一格阶梯只容得下她一只脚。她几乎是侧着身子才挤上了二楼。

二楼是这家迷你理发店的店堂，但屋子里只有一张理发椅，对着镜子，堂而皇之地端放在房间的正中央。她还在迟疑该不该走上去，就见那男孩走到房间里仅存的柜子前，拉开其中的一格抽屉。可能是因为房间太小的缘故，她眼光一溜，就把抽屉里的东西一览无余。她相信她没看错，那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剪刀。可那里显然没有男孩中意的。他关上抽屉，又拉开了下面的一格。这一次，里面的亮光差点晃花她的眼睛，但她还是看清了那里面的东西，还是剪刀。只不过，它们似乎比先前的更亮更美，就好像外面都镀了一层银。

男孩从那些剪刀中挑出一把，将它套在手指上绕起圈来。接着，他悠闲地走到那张理发椅前面。

“请坐。”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拍拍椅背。

她像中了魔法一般坐了上去，尽管她心里有无数疑问，但她一句也没问。他也没说话，屋里静得出奇。她只听到剪刀在耳边咔嚓作响。她后来回想，整个理发过程，大概只用了不到三分钟。其实，她都来不及为自己头发的命运担忧，剪发过程就已经结束了。

“好了。”她听到他说。

当她抬头凝视镜中的自己时，不由得愣住了。她从没见过如此清秀漂亮的自己。她过去总觉得自己的脸型不够完美，可现在，所有的瑕疵和缺陷都不见了。她相信那是因为层次分明

的发型改变了她的脸型。

“怎么样？”男孩问她。

“好棒啊！”她由衷地说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她都舍不得移开目光。

男孩站在她身后含蓄地笑了笑，将那把剪刀从手指上取了下来。这时她才看清那把剪刀，它非常小，就像一把儿童剪刀。

“你的理发技术太棒了，我以后还找你剪头发可以吗？”她几乎是在央求他。

其实，她已经对他本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。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发技术确实超凡出众。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他的外形。她喜欢他的长相。她觉得他上任何一个选秀节目都能拿冠军，她还盘算着，明天下午放学后，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来看他。她相信她们一定会赞同她的看法。“你可以给我的同学剪头发吗？当然，她们会付钱的，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白剪。”她热情地提议。

可惜，男孩似乎对此丝毫不感兴趣。他将剪刀放回抽屉时说：

“如果没什么事，你该走了。”

他在赶我走？

她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失望。但她马上安慰自己，他们只是初次相识，也许，等她多光顾几次后，他就会对她另眼相看了。

“好吧。时间也不早了。”她说。

他没把她的话听完，就已经噔噔自己下了楼。她只得跟着爬下楼梯。

楼下空无一人，之前的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。男孩似乎急于把她打发走，他将她送到门口，替她打开了门。

“嗯，可以问个问题吗？”她临出门时，又企图搭讪，但迎

向她的却仍是硬邦邦的拒绝。

“不可以。”他将她推出了门。

他的力气比她想象的大得多。她本来以为，在她出门之后，小楼的门会被“咚”地一下关上，然而，直到她骑车蹬上小庭桥，那扇门仍然开着。

她心里有无数疑问。她想知道他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为什么要在报纸上登那样的广告，难道只是想操练一下剪发技术吗？以他那出神入化的技艺，似乎并不需要这种操练。还有，他为什么单单要找姓牛的女孩作免费服务，只是觉得好玩？如果“牛”这个姓氏对他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那为什么他没问她姓什么就给她剪发了？她带了身份证件，她本来以为，对方可能需要她证明自己姓牛，可结果，对方提都没提。这是为什么？

她骑车来到小庭桥的中央，又禁不住停下车朝理发店张望。店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关上了。小楼的二楼亮起了灯，她隐约看见一个人影在窗前晃动。现在她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理发店取名为“眺望”了。他在“眺望”她，她此刻也在“眺望”他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心禁不住怦怦直跳。

不知道“眺望”多久后，她奋力踩下轮子。她想早点回家。她现在急于要跟好朋友分享她今天的经历。

可是，不知为何，自行车的轮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无论她怎么踩，它始终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无奈，她只得跳下车。

她把车靠在桥栏上，弯下身子，想看看车轮里是不是卡到什么东西了。就在她低头观察车轱辘的时候，她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在向她移近。但她没有留意。因为她觉得小庭桥跟一般的大路没什么两样。既然是条公共道路，就会有行人。

可是她并不知道，在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已经有三名像她这

样的妙龄少女在这里溺水身亡。其实，这座桥每到晚上，便人迹罕至，因为桥的另一边除了理发店和几间没有拆掉的平房外，已经没有其他人居住。说白了，这是一条死路。

她在车轮下找到一块小木板，上面还有几个钉子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有人在故意破坏。真倒霉，她心道。她把那块木板从车轮下面拿起，顺手丢进了小庭河。

这时，有什么东西碰了下她的后肩。她刚回过头去，脸上就被狠狠打了一拳。她眼冒金星，站不住，朝后倒去。这时，她蓦然想到另一边就是小庭河，她虽然学过游泳，可她只在游泳池的浅水区游过，还没下过一条真正的河。她不知道如果她掉下去会发生什么。强烈的恐惧反而增加了她的勇气。她骤然死死抓住了桥的护栏，叫道：

“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”

对方没有回答她，又接连给了她两拳。第二拳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她的鼻子上。她感觉她的鼻梁骨断了。剧痛和极度的恐惧，以及无以复加的惊慌，令她头晕目眩，转眼之间便丧失了最后一点反抗的力量。鼻血滴落在她的嘴里和她的鞋子上，她低低叫了一声，整个人便软绵绵地倒了下去。

下一秒钟，她朦朦胧胧感觉有人将她拽起，放在了桥栏杆上。她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，但她叫不出声，也使不上力。她看见自己的手在半空中乱抓，似乎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但一切都是徒劳的。

她感觉自己被掷向空中，随后“扑通”一声，掉进了水里。紧接着，她就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。她陷入了一片黑暗，而这时，她脑袋里却有个声音在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1. 诡秘事件调查小组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历晓天大声道，坐在他对面的贝乐立刻对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。

“嘘，轻点！”

他们正在快餐店。星期天的早晨一过九点，这里便熙熙攘攘，坐满了吃早餐的人。历晓天知道贝乐是不希望别人听见他们说的话。

“你没开玩笑吧？”历晓天压低了嗓门，“你真的想重开你爸妈的博客？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诡秘……”

“诡秘事件调查小组。”贝乐接过他的话头，同时拿起面前的鸡排汉堡，咬了一大口。奶酪和蔬菜汁弄得他满嘴都是，他满不在乎地用手背擦了擦，“那是我爸妈留下的事业，他们一定希望我能继承他们的衣钵。”

贝乐的父母几年前死于非命。他们在出事前，曾经开设过一个博客，专门替人解决各种神秘离奇的事件。在历晓天看来，他们的身份就类似于私家侦探。

“你也想当私家侦探？”历晓天上下打量贝乐，虽然他知道

贝乐很聪明，可是光有聪明是不够的，年龄就是个大问题。贝乐跟他一样，今年不过十三岁。

“谁会相信你？他们看见你是小孩，马上就会拍拍屁股走了。”

“所以，我只接待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。”贝乐晃了晃手里的汉堡，略带得意地说，“我在求助者须知里特别加了一条，求助者必须在十七岁以下。”

“十七岁也够大的了。”历晓天道。

“但至少不是成年人，只要他们信我，我们就能说上话。”

历晓天想想觉得似乎有点道理，大人有大人的世界，小孩有小孩的世界。大人不相信的东西，孩子却可能深信不疑。这就好像，老爸永远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打游戏一样。对于大人来说，那只是个游戏，但对于像他这样痴迷于游戏的人来说，那却是另一个更真实的世界。

“哦，好吧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招揽生意？”历晓天问道。

“哈哈，不用招揽。”贝乐笑嘻嘻地啃着汉堡，“告诉你，我刚刚更新了博文，就马上有人给我留言了。”

“哦，有生意上门？”

“嗯嗯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历晓天来了兴趣。

“她的留言很简单。只是说，她的同学兼好朋友死得很蹊跷，她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我跟她约了今天早上九点半在这里见面。”

“九点半？”历晓天马上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，“还差五分钟。”

“她快到了。”

“她多大？”

“她说十五。”

“那比我们大两岁。她知道你多大吗？她会不会瞧不起我们啊？”历晓天仍然纠结于年龄，贝乐却满不在乎。

“别担心，她知道我几岁。她说没关系，她只想找人聊聊。她说她并不指望有人能真正帮她。不过……”贝乐很肯定地说，“我一定会帮她。”

历晓天想问他，那为什么把我也叫来？是因为知道这几天我的游戏机被我爸爸没收了，我闲得发慌，还是因为你这个大侦探需要一个超级大帅哥当跟班？他的这些话还没问出口，眼睛就瞥到门口，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正从外面走进来。

“喂，会是她吗？”他立刻问道。

贝乐回头看着那女孩，立即答道：“就是她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她？你见过她？”

“不，她说她今天会穿红裙子。”

那女孩的确穿了条红色的超短裙。

贝乐抓起桌上的一顶白色网球帽朝她晃了晃。她看见后，便朝他们这个方向走了过来。历晓天注意到她不时向身后张望，那神情就好像是在担心有人在跟踪她。

她很快来到他们的桌边。

“你们是……”她谨慎地扫视着他们两个。

“我们是诡秘事件调查小组的成员。我是贝乐。”贝乐口齿清晰地回答了她，又问，“你是叶韵吗？”

她听完这句，立刻松懈下来，拉开腿一屁股坐到贝乐对面的座位上。“对，我是叶韵。太好了，你们看上去没我想象得那么小。”这句话像在安慰她自己。

你看上去也不比我们大多少。历晓天在心里回敬了一句。

“反正，只要不是大人就可以，我身边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。其实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但就是没人相信我……”她有些语无伦次，然后，她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又朝身后望了一眼，等她确定没有人在注意她后，她从书包里翻出几张旧报纸的复印件，“看，这是我从图书馆找到的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贝乐将四张复印件拿到面前，历晓天也凑了上去。报道很短，他只花了几分钟就都看完了。他发现，这四篇报道的内容几乎如出一辙，都是少女落水事件。地点都在同一个地方，F区的小庭桥。时间也几乎相同，都在夜里八点半左右。

“这里面有你的同学吗？”贝乐问她。

“没有。但我同学也是在那座桥下面出事的。我觉得这些案子之间一定有联系。他们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淹死了。我听警察说，她临死前被人打过，鼻梁断了。我没看见过尸体，我也没去参加追悼会，因为，因为那太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哽住了，但迅速整理好了情绪，“我跟牛倩是很好的朋友……哦，我那同学叫牛倩。我们从小学起就是同班同学，现在我们都在第五中学念初三，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。本来我们打算一起考到寄宿学校去，因为这样家长就管不到我们了……可是，谁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。”说到最后一句时，她的声音低了下来。

说起小庭桥，历晓天有点印象。

“她怎么会去小庭桥？前两个星期，我爸爸开车带我经过那里，那里可是都快拆光啦。”他疑惑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出事那天下午，她好像跟我说起过，她要去干点什么。可我当时在忙别的事，完全没留意。”叶韵显得非常懊

恼，“我真该好好听她说话的。可是，我只听到最后一句，她说晚上会给我打电话。当然，她没打来。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那天下午，警察还来找过我。”

“警察找你，都问了些什么？”贝乐问道。

“他们问我，她有没有交过一些不该交的朋友。牛倩平时是很喜欢交朋友，不过，我觉得这事跟她的朋友应该没关系。要不然，她一定会告诉我。其实，她有哪些朋友，我都知道，她从来没跟我说过，她有哪个朋友住在小庭桥附近，或是有谁约她到那里见面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去那里？”厉晓天问道。

“我就是不知道啊！那里什么都没有！我昨天去看过！”

“什么叫‘什么都没有’？总该有些商店什么的吧。”贝乐道。

“那里是拆迁区，确实什么都没有。”厉晓天知道那里的情形，他解释道，“差不多就是一片废墟。如果有一两栋没拆掉的小楼，警察也一定去找过他们了。再说，也难保那里面有住人。”

“你同学的案子，警察后来是怎么说的？”贝乐问叶韵。

“不知道。没人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过我估计肯定没抓到凶手。”叶韵用手点着桌上的复印件，神情紧张地说，“你们仔细看看我复印的东西。在我同学之后，还有一个人在那座桥边死掉。她是在上星期三晚上出的事。我就是看了这篇报道，才去图书馆查资料的，谁知道一查就查到四篇。我敢肯定，这几起案子一定有关联。可是，我跟我爸妈说，他们根本不听，他们只知道让我别管闲事好好念书。可牛倩是我的好朋友，她出了这种事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？！”她激动得狠狠拍了一下桌面。

“在你同学之后的那个人被称作 N 小姐……”贝乐像成年